

# 《蒙古秘史》被动句的结构

——兼论蒙古语被动态历时演变\*

其 格 其

[提要] 本文对《蒙古秘史》被动句的结构特征进行分析,在生成语法理论框架内进行句法推导,同时探讨其对蒙古语被动态历时演变的启示。本文认为:①《蒙古秘史》中存在两种典型被动句和两种逆境(非典型)被动句;②典型被动句中,在 VP 内基础生成的内论元移位至中间位置(高于施事但低于句子主语),随后再移位至表层位置,充任句子主语;而逆境被动句中,VP 内的内论元不移位;VP 之上的功能中心语引入施用论元;这个施用论元移位至表层位置,充任句子主语;③《蒙古秘史》被动句中,与格成分的施事性较高;施事性的消弱导致了蒙古语被动态从外到内的句法演变;这个演变可能还在持续。

[关键词] 《蒙古秘史》 蒙古语 被动句

## 一 引 言

《蒙古秘史》是中世纪蒙古语文献<sup>①</sup>,词汇量多达 2.9 万字<sup>②</sup>。根据斯钦朝克图(1992, 2011, 2016)的统计,《蒙古秘史》中一共有 300 余例被动句,但其中多种类型的被动句在现代蒙古语中并无对应句式,意味着它们在蒙古语发展中消失了。如例(1)中被动词所表达的意思在现代蒙古语中无法用被动词来表达<sup>③</sup>。

(1) ho'elün üfīnn ke-tfū nev'ü-k'te-run. (《蒙古秘史》 §<sup>④</sup>73)

诃额仑兀真-NOM 丢弃 迁走-PASS-CV<sup>⑤</sup>

诃额仑夫人被(泰亦赤兀惕氏)撤下迁走。(译文引自斯钦朝克图 2016)

例(1)中被动词 nev'ü-k'te-run 的字面意思为“被搬离”。

然而,这个词并不表示被动义,因为词干 nev'ü 是不及物动词,意为“搬离、迁移、游荡”,主语 ho'elün üfīnn “诃额仑兀真”并不是它的受事论元<sup>⑥</sup>。搬离事件的主体不是诃额仑

\* 本文研究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现代蒙古语生成句法研究(21XYY018)”的资助。匿名评审专家提出了宝贵的修改建议,在此谨致谢忱!文中错漏概由笔者负责。

① 13 世纪到 16 世纪末的蒙古语,一般被称作“中世纪蒙古语”。

② 详见金罡(2019)。

③ 本文将所有包含被动词缀的动词为谓语的小句统称被动句。

④ “§”符表示“第 X 章(节)”之意,即《蒙古秘史》第 73 章(节)。

⑤ 本文中缩略语, NOM: 表示主格; ACC: 表示宾格; CV: 表示副动词; DAT: 表示与格; PASS: 表示被动; PAST: 表示过去时; REF: 表示主语关联。

⑥ 更详细的语义解读,见呼日乐巴特尔(2009)、阿力玛(2024)等。

兀真,而是泰亦赤兀惕氏<sup>①</sup>。诃额仑兀真是这个事件所导致的间接“受害者”。按嘎日迪(1987)说法,这类词应视作“受动词”,而不是“被动词”。本文将其标为“间接被动词”。动词 ke-ʈʰü “丢弃”是主动语态的及物动词。在《蒙古秘史》中, ke-ʈʰü 多次与 nev'ü “迁移”连用。根据小泽重男(1985)对《蒙古秘史》的日译,呼日乐巴特尔(2009)认为 ke- ü 和 nev'ü (或 ke-ʈʰü 和 nev'ü-k'te) 是两个不同的谓词。鉴于《蒙古秘史》中的句子常省略动词的论元,将 ke-ʈʰü 和 nev'ü 视作并列谓语更合理。例(1)中,不管 ke-ʈʰü 的句法地位如何, nev'ü-k'te-run 一定不是主动词,而是“间接被动词”。根据这个特点,本文将《蒙古秘史》中如例(1)的称作“逆境被动句”(同“间接被动句”),意为谓语所表达的事件对主语而言是一种“逆境”。

本文围绕两个核心问题展开讨论。其一,《蒙古秘史》中逆境被动句(以及典型被动句)的句法结构特征是什么?其二,逆境被动句的消失对蒙古语被动态演变意味着什么?进入正题之前,笔者先阐述被动句的基本类型划分、结构特征以及句法推导。

## 二 被动句的类型、特征及推导

根据被动句主语和被动词之间的语义选择关系,被动句可分为两大类型,即“典型被动句”和“逆境被动句”。

### (一) 被动句类型及特征

#### 1. 典型被动句

包括蒙古语在内的诸多语言都有典型被动句,又称“直接被动句(direct passive)”。根据学界公认的类型学经典研究如 Shibatani (1985, 1988)、Comrie (1988)、Haspelmath (1990)等,典型被动句的主要句法特点可概括如下:①有对应的主动句;②可用动词只限及物动词;③句子主语是及物动词的内论元。根据这个内论元的种类,典型被动句可分为两类,即“受事被动句”(本文称为A类)和“益事被动句”(本文称为B类)。受事被动句中的动词一般都是二元及物动词,其论元分别为“施事”(agent)和“受事”(patient)<sup>②</sup>。句子主语由受事论元充任,通常对应主动句中的宾格宾语<sup>③</sup>。益事被动句中的动词一般都是三元动词,其论元通常分别为“施事”“受事”和“益事”<sup>④</sup>。句子主语通常由益事充任,通常为对应主动句中的与格宾语。例如:

(2) a. 张三被警察抓了。 b. 警察把张三抓了。

(3) a. John was given a book. b. Someone gave John a book.

益事被动句的能产性高低因语言而异。很多语言中都存在益事被动句,但现代蒙古语没有此类被动句。

(4) \*?Bid sain nigen jabshyan olgu-gd-b. 我们被予以了好机会。  
我们-NOM 好机会-ACC 给予-PASS-PAST

<sup>①</sup> 铁木真父亲也速该遇害后,他属下泰亦赤兀惕氏离开了铁木真和诃额仑兀真,导致他们生活进入困境。

<sup>②</sup> 被动句中,通常客体论元(theme)也可以充任主语。本文不细分受事和客体,统称为“受事”。题元角色详述见 Jackendoff (1990)。

<sup>③</sup> 宾格宾语通常又称“直接宾语(direct object)”,与格宾语又称“间接宾语(indirect object)”。

<sup>④</sup> 与益事角色较接近的是接事角色和目标角色。本文不细分益事、接事和目标,统称为“益事”。

## 2. 逆境被动句

逆境被动句（又称“间接被动句”（indirect passive））的主要句法特点如下：① 没有对应的主动句；② 可用动词的及物性不限；③ 句子主语不是动词的论元，而是施用型论元（applicative argument），其题元角色通常为蒙事（affectee）。最后一个特征表明谓语所表达的事件对主语而言是一种“逆境”（adversity），主语是这个事件所导致的不利影响的蒙受者。根据主语和宾语之间是否存在领属关系，逆境被动句大致可分为两类，即“领属被动句”（本文称为 C 类）和“非领属被动句”（本文称为 D 类）。领属被动句在很多语言中都存在，非领属被动句主要在一些东亚语言如日语和汉语中存在。

(5) a. 我被人抢走了我的包。 b. 有人抢走了我的钱包。

(6) Taroo-ga hanako-ni piano-o hik-are-ta. (菅井三実 1994:25)  
 太郎-NOM 花子-DAT 钢琴-ACC 弹-PASS-PAST  
 花子弹钢琴一直到早晨。（这个事对太郎有影响）

(7) Hanako-ga haha-ni shin-are-ta. (菅井三実 1994:24)  
 花子-NOM 母亲-DAT 死-PASS-PAST  
 花子的母亲死了。（这个事对花子有影响）

(8) 我又被他自摸了。 (Huang et al. 2009:140)

不同于领属被动句，非领属被动句谓语动词的及物性不受限，即及物动词（例 6、8）和不及物动词（例 7）均可用。上述被动句的基本类型如表 1 所示：

表 1 被动句基本类型

|                          |                                |            |
|--------------------------|--------------------------------|------------|
| 典型被动句（canonical passive） | 受事被动句（patient passive）         | A 类（例 2a）  |
|                          | 益事被动句（beneficiary passive）     | B 类（例 3a）  |
| 逆境被动句（adversity passive） | 领属被动句（possessive passive）      | C 类（例 5a）  |
|                          | 非领属被动句（non-possessive passive） | D 类（例 6-8）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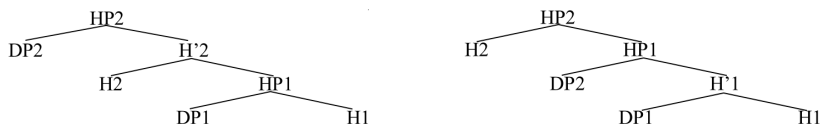
### （二）被动句的推导：句法类型学视角

两种被动句的句法推导涉及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句子主语（包括空主语）和谓语动词之间的题元关系，即语义选择关系。题元关系决定主语在层级结构中的基础生成位置以及被动词缀的深层位置。换言之，动词的论元结构及配价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该句子的结构类型及其句法推导。如主语接受动词题元指派，它就在题元层（又称“论元层”和“词法层”）即 VP 内基础生成。这种论元就是动词的论元。动词的论元通常包括外论元和内论元，本文分别记作“DP<sup>ex</sup>”和“DP<sup>in</sup>”。如主语不接受动词题元指派，它就基础生成于 VP 之外。这种论元通常称之为施用论元（applicative argument），本文记作“DP<sup>apl</sup>”。就论元被引入的位置，有严格的制约。最重要的一个制约就是不同的论元由不同的中心语引入。就此，Kratzer（1996:132）提出底层逻辑是“实现原则”：由中心语 H 引入的论元须在其投射 HP 内实现（the Realization Principle: arguments of a head must be realized within the projection of that head）。Kratzer（1996）提出的“实现原则”观点，在学界被广泛接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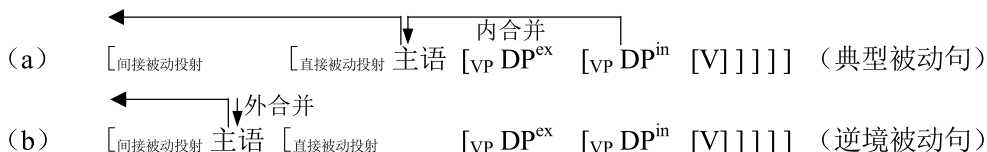
实现原则的亮点在于外论元和内论元在不同的投射内基础生成。也就是，每一个论元“各有其主”。DP1 和 DP2 必须分别由 H1 和 H2 引入（a），而不能都由 H1 引入（b）。

（a）不同论元由不同中心语引入

（b）不同论元由同一个中心语引入



具体而言,  $DP^{in}$  由动词核  $V$  引入,  $DP^{ex}$  由轻动词  $v$  引入。 $DP^{apl}$  则由更高的中心语引入<sup>①</sup>。Pylkkänen (2008) 将这个中心语标为施用中心语 (applicative head)。无论是  $DP^{in}$ 、 $DP^{ex}$  还是  $DP^{apl}$ , 都可以充任主语。然而, 要充任主语的论元必须移位至更高的位置, 这个位置通常是时态投射  $TP$  的标志语位置, 本文记作 “Spec- $TP$ ”。就被动句而言, 典型被动句的主语由  $DP^{in}$  (一般为受事论元) 充任。 $DP^{in}$  需要从  $VP$  内移位至合适的位置。这个移位操作学界通常称之为内合并 (internal merge)。逆境被动句的主语通常不是  $DP^{in}$ , 而是  $DP^{apl}$ , 在  $VP$  之外基础生成, 也就是直接从词库中引入。这个逆境操作称之为外合并 (external merge)。无论是内合并还是外合并, 被引入的论元都移位至 Spec- $TP$ , 充任表层主语。



学界一般认为语态中心语是 Voice。第一个提出 Voice 相关观点的是 Kratzer (1996)。Kratzer (1996) 的观点在学界影响深远。Kratzer (1996) 的核心观点就是,  $DP^{ex}$  并不是动词  $V$  的论元,  $DP^{ex}$  和  $DP^{in}$  必须由不同的中心语引入 (见 Kratzer 1996:132 的 “实现原则”), 有主语属性的论元即  $DP^{ex}$  由 Voice 引入。可见, Voice 是一种论元引入者, 或可以说它是 (潜在) 主语的引入者<sup>②</sup>。早期的生成语法主流观点是  $DP^{in}$  一步升至 Spec- $TP$ 。然而, 随着跨语言事实的挖掘和句法理论的进步, 最近一些研究如 Legate (2003) 发现被动句中  $VP$  内成分并不是一步升至 Spec- $TP$ , 而是先中转再升至该位置。另外, 从属被动句的主语并不提升至 Spec- $TP$  (例见 Harley (2008))。这意味着被动句中  $DP^{in}$  作为  $VP$  内成分在某一个功能中心语的 Spec 上中途停留再升至 Spec- $TP$ 。本文基于 Kratzer (1996) 的观点将该中心语定位为 Voice。也就是说, 被动句中  $DP^{in}$  从原位先提升至 Spec-VoiceP 再提升至 Spec- $TP$ 。鉴于此, 语态投射 VoiceP 不是单层结构, 而是层叠结构, 具体如下。

#### (9) [TP SBJ [VoiceP2 sbj [VoiceP1 sbj [VP $DP^{in}$ ]]]]

① 动词的扩充结构包含多层投射 (本文分别标为  $VP$ 、VoiceP1、VoiceP2、...), 其中语态投射 VoiceP1、VoiceP2 等构成语态层叠结构;

② 无论是主动句还是被动句, 外论元 (施事论元)  $DP^{ex}$  始终由 Voice1 引入;

③ 在直接被动句中, 内论元 (受事论元)  $DP^{in}$  由 Voice2 再引入 (reintroduce), 以完成被动化; 在间接被动句中, 施用论元  $DP^{apl}$  由 Voice2 首次引入; 无论是哪种被动句, 由 Voice 引入的论元可移位至表层位置即  $T$  的标志语位置, 成为句子主语。

被动句中主语论元由语态中心语 Voice 引入才能获得主语属性, 因此 Voice1 和 Voice2 共享一个特征, 即两者均为主语允准者。Voice1 (大致同于 Chomsky 1995 的  $v$ ) 引入施事论元, 以形成主动结构; Voice2 二次引入受事论元, 以形成被动结构。无论是哪一种情况, 由 Voice

<sup>①</sup> 施用论元  $DP^{apl}$  有两种。本文只涉及高位  $DP^{apl}$ 。

<sup>②</sup> Voice 原本是一种引入论元的中心语。然而, Bruening (2012) 等研究认为, Voice 可以不引入论元。遗憾的是, 这些研究扭曲了 Kratzer (1996) 的核心观点。

引入的论元是潜在主语（记作“sbj”），但不是句子主语（记作“SBJ”）。sbj实际上就是谓语内主语（predicate-internal subject），不具备主格。T选择VoiceP2，随后Spec-VoiceP2上的sbj进一步移位至Spec-TP，由T指派主格，成为SBJ。在Spec-VoiceP1上的DP<sup>ex</sup>滞留原处，并成为非主格成分。如果VoiceP1不被Voice2选择，那么DP<sup>ex</sup>提升至Spec-TP，并成为SBJ。总之，最高位置上的（即最后引入的）sbj成为SBJ。非最高sbj受最高sbj的阻碍（block），因此不能成为SBJ<sup>①</sup>。本文采用层叠VoiceP分析法对《蒙古秘史》中的被动句进行推导。

### 三 《蒙古秘史》被动句类型及结构特征

#### （一）语料分析

斯钦朝克图（1992）将《蒙古秘史》中的被动句分为两大类型，即及物动词被动型（简称“及物被动”）和不及物动词被动型（简称“不及物被动”）。根据被动句的语义特征，嘎日迪（1987）将包括《蒙古秘史》在内的中世蒙古语文献中的不及物被动句称之为“受动句”。经初步分析，本文发现《蒙古秘史》中出现了四种不同类型的被动句，分别记作“A类”“B类”“C类”和“D类”。

A类（受事被动句；保留至今）：

A类被动句例（10）中，谓语动词bari-qda-’a的词干bari“抓”是典型的二元及物动词，其在句中施事论元和受事论元分别为bi“我”和tatar irgen“塔塔尔人”，主语由前者充任。

（10）tatar irgen-e bari-qda-’a bi. （《蒙古秘史》，§53）

塔塔尔人-DAT 抓-PASS-PAST 我-NOM

我被塔塔尔部人擒住了。（译文引自斯钦朝克图 2016）

B类（益事被动句；已消失）：

例（11）中，tenggiri gajar“天地”是增添力量的施事，gucu“力量”是客体，句子逻辑主语是益事<sup>②</sup>。现代蒙古语中没有此类被动句。须注意，例（11）中有施事论元tenggiri gajar-a“被天地”（-a为与格词缀）。可见，谓语动词neme-kde-run是被动词（run为副动词词缀），其词干为及物动词neme“增添”。现代蒙古语中neme-gd（gd为被动词缀）和中世蒙古语中的neme-kde大不相同。现代蒙古语中neme-gd已是不及物动词，并无被动义，意为“增长”，没有“被增添”之意。再者，现代蒙古语中neme-gd不能有施事论元与其连用。能够与其连用的与格名词并不是施事，而是益事或位事。例如，nama-d hucu neme-gd-b意为“力量有增加于我（或“我的力量增长了”）”（直译：“在我处力量增长了”），而无“力量被我增添给了什么人”之意。换成施事性名词类也如此。比如，nada-d换成tenggiri gajar-d，句意则是“力量增加于天地”而不是“力量被天地增添给了什么人”。但是，中世蒙古语例（11）中，与格名词tenggiri gajar-a不能解读为益事或位事，只能解读为施事。

<sup>①</sup> 这其实就是Rizzi（2001）所提出的相对最简性（Relativized Minimality）效应。Poole（2016）也发现在多种语言中都存在主语和主语属性相关的相对最简性。

<sup>②</sup> 此句中逻辑主语是发话人，即“我”或“我们”。这个从《蒙古秘史》故事情节及语境中可知。详见斯钦朝克图（2016）。本文把此类主语标为“空主语”（null subject）（亦可称“逻辑主语”），意为主语没有拼写出语音形态内容，即已省去。可见，中世纪蒙古语属于“空主语”语言。

换言之<sup>①</sup>，“力量被天地增添给了什么人”，而不是“力量有增加于天地”。由此可见，例（11）中的 *neme-kde-ju* 一定是被动词，而不是像现代蒙古语 *neme-gd* 那样已词汇化的“被动型主动词”；例（11）也一定是被动句，属于益事类型，而不是主动句。

- （11）*tenggiri gajar-a gucu neme-kde-ju*.（《蒙古秘史》，§113）  
天地-DAT 力量-ACC 增添-PASS-CV  
由天地给增添力量。（译文引自斯钦朝克图 2016）

C 类（领属被动句；保留至今）：

例（12）中，复合动词 *pulitfu ap-ta* “被夺取”的词干是二元及物动词，与格成分和宾格成分分别为它的施事和受事。但是，施事和受事都不是句子主语；从故事情节可知，句子（空）主语是“我们”（指铁木真和哈萨尔）。显然，这个零形主语不是动词 *pulitfu ap* “夺取”的论元；被夺走的是小鱼而不是铁木真和哈萨尔；铁木真和哈萨尔是小鱼的拥有者，与其存在领属关系。零型主语是施用论元。

- （12）*niken keke'en soqosun keyki tfa'uqsan-i*  
一个 闪亮的 钓到的 小鱼-ACC  
*pekter pelküej aqate'ü qojar-a pulitfu ap-ta-pa*.（《蒙古秘史》，§76）  
别克贴尔别克古台 兄弟俩-DAT 夺取-CV 拿-PASS-PAST  
（我们）被别克贴尔、别勒古台兄弟俩夺走了我们钓到的闪亮小鱼。

D 类（非领属被动句；已消失）：

例（13）中，搬离事件的主体是泰亦赤兀惕氏<sup>②</sup>，句中未出现；*ho'elün üjin* “诃额仑兀真”是该事件所制造的不利影响的蒙受者，而不是“被迁走者”，因为动词 *nev'ü* “迁走”是不及物动词，按常理不具备被动化能力。可见，主语 *ho'elün üjin* 是施用论元。

- （13）*ho'elün üjinn ke-tfü nev'ü-k'te-run*.（《蒙古秘史》，§73）  
诃额仑兀真-NOM 丢弃 迁走-PASS-CV  
诃额仑夫人被（泰亦赤兀惕氏）撤下迁走。（同例 1）

综上，《蒙古秘史》中存在四种类型的被动句，其中 B、D 类已消失，如表 2 所示：

表 2 蒙古语被动句类型的跨语言比较

| 被动   | 类型  | 中世蒙语 | 现代蒙语 | 现代汉语 | 现代日语 | 现代英语 |
|------|-----|------|------|------|------|------|
| 典型被动 | A 类 | 有    | 有    | 有    | 有    | 有    |
|      | B 类 | 有    | 无    | 有    | 有    | 有    |
| 逆境被动 | C 类 | 有    | 有    | 有    | 有    | 无    |
|      | D 类 | 有    | 无    | 有    | 有    | 无    |

（二）《蒙古秘史》被动句的句法推导

接下来，基于前述（9）的框架，笔者对《蒙古秘史》中的各类被动句进行句法推导。

A 类典型被动结构（14）中，首先 V 与受事论元  $DP^{in}$  合并，构成 VP，再与 Voice1 合并，构成 VoiceP1。施事论元  $DP^{ex}$  由 Voice1 引入。等 VoiceP1 与 Voice2 合并后， $DP^{in}$  移位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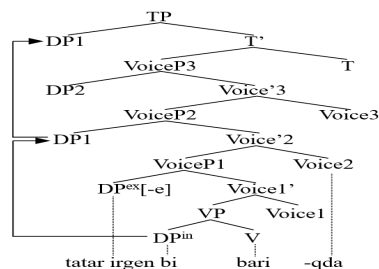
<sup>①</sup> 蒙古族先祖信奉长生天，向天祈求力量是他们的一种信仰习俗。可见，（14）中天地是力量的赐予者，而不是接受者。详见其格其（2023）。

<sup>②</sup> 这个从《蒙古秘史》故事情节以及语境中可知。详见斯钦朝克图（2016）。

Spec-VoiceP2, 成为 sbj。Voice2 实现为被动词缀 -qda。DP<sup>ex</sup> 原地不动。-e 为与格词缀, 黏附于 DP<sup>ex</sup>。格词缀不参与句法操作, 属于后句法成分 (记作 “[ ]”)。限于篇幅, 详细解析予以省略, 下同。

(14) tatar irgen-e bari-qda-'a b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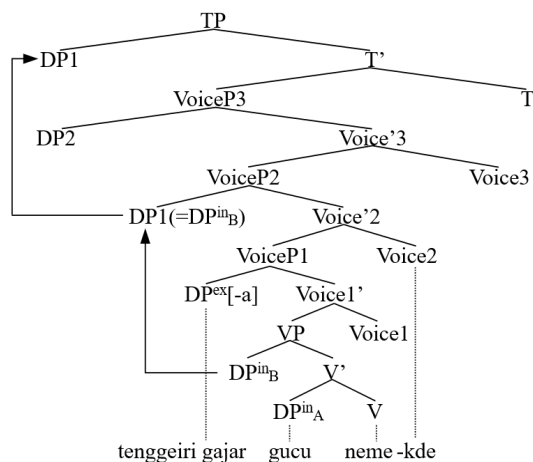
我被塔塔儿部人擒住了。(同例 10)



B 类典型被动结构 (15) 中, 首先 V 与第一个内论元 DP<sup>in</sup><sub>A</sub> 合并, 再与第二个内论元 DP<sup>in</sup><sub>B</sub> 合并, 构成 VP。Voice1 与 VP 合并, 并引入 DP<sup>ex</sup>, 作为 sbj。Voice2 与 VoiceP1 合并, 并通过内合并再引入 DP<sup>in</sup><sub>B</sub> 作为 sbj。也就是, DP<sup>in</sup><sub>B</sub> 移位至 Spec-VoiceP2。DP<sup>in</sup><sub>B</sub> 和 DP<sup>ex</sup> 都是 sbj。然而, 被再引入后, DP<sup>in</sup><sub>B</sub> 的位置高于 DP<sup>ex</sup>。因此, DP<sup>in</sup><sub>B</sub> 提升至 Spec-TP, 成为 SBJ。DP<sup>ex</sup> 不能成为 SBJ, 只能成为非主格成分 (如同英语 *by*-phrase), 并留在原位。DP<sup>in</sup><sub>A</sub> 也原地不动。

(15) tenggiri qajar-a gucu neme-kde-j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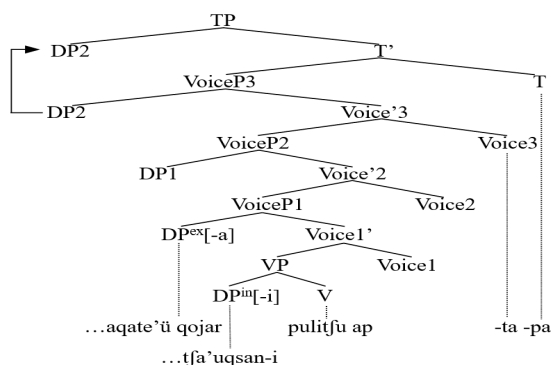
由天地给增添力量。(同例 11)



C 类逆境被动结构 (16) 中, V 与 DP<sup>in</sup> 合并, 构成 VP, 再与 Voice1 合并, 构成 VoiceP1。Voice1 引入 DP<sup>ex</sup>。Voice2 选择 VoiceP1, 并引入 DP<sup>apl</sup> (DP2)。被动词缀 -ta 是 Voice2 的形态表现。这个推导的语义解读是, 主语 DP<sup>apl</sup> 由于 DP<sup>ex</sup> 夺走 DP<sup>in</sup> 一事而遭受不利影响; 夺走动作虽然可以直接影响受事 DP<sup>in</sup>, 但说话者想表达的并不是这个影响关系, 而是 DP2 和 VoiceP1 之间的影响关系。因此, 句子 (零形) 主语不是 DP<sup>in</sup>, 而是 DP<sup>apl</sup>。

(16) niken keke'en soqosun kevkı tfa'uqsan-i pekter pelküej aqate'ü qojar-a pulitfu a-pta-p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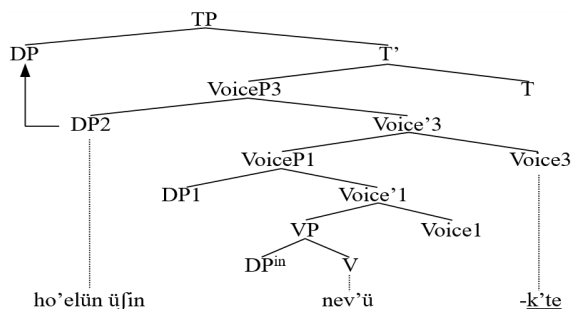
(我们) 被别克贴尔、别勒古台兄弟俩夺走了我们钓到的闪亮小鱼。(同例 (12))



D类逆境被动结构(17)中, V与DP<sup>in</sup>(被省去)合并<sup>①</sup>, 构成VP。Voice1与VP合并。Voice2与VoiceP1合并, 并引入DP<sup>apl</sup>(DP2)。须注意, DP<sup>apl</sup>即ho'elün üjin不是动词nev'ü“搬离”的论元。这个推导的语义解读为VoiceP1所表示的事件(即泰亦赤兀惕氏迁走一事)对主语诃额仑兀真来说是“逆境”, 对其具有不利影响。

(17) ho'elün üjin ke-tjü nev'ü-k'te-run. (同例13)

诃额仑夫人被(泰亦赤兀惕氏)搬下迁走。



#### 四 蒙古语被动句演变倾向

不难看出, 蒙古语被动句的演变倾向是从上到下, 从间接到直接(即从逆境到典型)。实际上, 鉴于现代蒙古语中已词汇化的被动词缀, 可以说蒙古语被动句还有一个演变倾向, 是由语法功能到词汇功能<sup>②</sup>。以上三种倾向可合三为一, 即从外到内, 如下所示。

(18) a. [... [... Vt/Vi ...] ...] -gd ] (逆境/间接被动; -gd为语态词缀, 是句法成分)

b. [... Vt ...] -gd ] (典型/直接被动; -gd为语态词缀, 是句法成分)

c. [Vt/Vi -gd ] (非被动/主动; -gd为派生词缀, 是词汇成分)<sup>③</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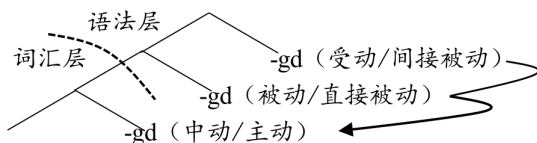
<sup>①</sup> DP<sup>in</sup>被省去并不意味着VP内不存在该成分的位置, 它只是没有语音内容而已。

<sup>②</sup> 这恰好反映了Givón(1971)提出的重要论点: 今天的词法就是昨天的句法(Today's morphology is yesterday's syntax)。

<sup>③</sup> 现代蒙古语和中世蒙古语中的被动词缀, 统一记作“-gd”。



## (19) 从外到内的演变



例(18a)表示间接被动,例(18b)表示直接被动,例(18c)表示“标签式被动”。标签式被动词(伪被动词)并无被动含义。例如, *hücü neme-gd* / *ᠬᠦᠴᠦ ᠨᠡᠮᠡᠭᠳ* 不能解读为“力量被增添”,它的正确含义是“力量增长”。可见,诸如此类的例子中, *-gd* 失去了被动化功能,已变成动词词根的一部分。这个语态演变恰好反映了 Haspelmath (1990) 等前人研究所表明的跨语言事实:语态从被动变为主动,动词从及物变为作格(非宾格),施事性(agentivity)的消弱是语态演变及其他类型语法化的重要因素。蒙古语 D 类被动句的消失就是通过施事性的消弱而演变为其他句式的典型例子。如第三小节中所论证,例(11)中的 *neme-kde* 是及物动词 *neme* 的被动型,而现代蒙古语中的 *neme-gd* 则是带被动词缀的主动词。前者具有施事性(例 11 中的 *tenggiri gajar* 就是施事),而后者没有施事性。可见,施事性的消弱与该类逆境被动句的消失直接相关。一个语言中当被动句开始泛化时,它就变成无标(unmarked)句式。这句话可以理解为,随着被动句的泛化,原本作为有标(marked)句式被动句中的被动词缀会变成“非被动标记”或“非语态标记”,即被动词缀会变得“有形无义”。句式类型总是从反使役(anticausative)和动结(resultative)变成被动(passive),再变成作格(ergative)。有趣的是,现代蒙古语中存在一些动词如 *nee* “开”和 *haa* “关”,不仅可当不及物动词用(例: *üüd nee-j bai-na* / *ᠦᠡᠳ ᠨᠡᠭᠡᠵᠢ ᠪᠠᠢᠨᠠ* “门开着”),还可以当及物动词用(例: *üüd-ig nee-be* / *ᠦᠡᠳᠢᠭ ᠨᠡᠭᠡᠪᠡ* “把门打开了”)。重要的是,这类动词还可以带被动词缀但不表示动作由施事所发出(例: *üüd salhin-d nee-gd-be* / *ᠦᠡᠳ ᠰᠠᠯᠬᠢᠨᠳᠡ ᠨᠡᠭᠡᠭᠳᠡᠪᠡ* “门因风力而开了”),但不表示常规被动义,体现了被动词缀的“有形无义”特征和该类词的作格特征。可见,这类词应该已完成上述语法化的第二步,也是最后一步。作格动词的内论元作主语时,句子语态通常是主动句。只有当施事论元出现时,句子才是被动句,例如: *??üüd hün-d nee-gd-be* / *ᠦᠡᠳ ᠬᠦᠨᠳᠡ ᠨᠡᠭᠡᠭᠳᠡᠪᠡ* “门被人打开了”。然而,这样的句子很不自然,可接受度并不高,意味着该类动词的“被动时代”已结束或至少已过高峰。相比之下,上述例子(*üüd salhin-d nee-gd-be* / *ᠦᠡᠳ ᠰᠠᠯᠬᠢᠨᠳᠡ ᠨᠡᠭᠡᠭᠳᠡᠪᠡ* “门因风力而开了”)更自然,这是因为 *salhin* “风”不是有生命物,通常不具备施事性及主动性。虽然 *salhin* 可视为外力,但不能解读为施事,而解读为因事(cause)。句意是“门因风力而开了”,而不是“门被风打开了”。如此进一步证实 Haspelmath (1990) 另两个结论:其一是被动句式最终演变为主动句式;其二是被动句中的施事最终演变为工具。这与上述例子所反映的事实一致。与格成分 *salhin-d* 虽然不能精确定位为工具,但至少具有相似性:这与格成分无论是工具还是因事,都已失去了施事性。施事性消弱可以隐喻为 Claudi and Heine (1986) 所提出的“从人到物”(from PERSON to OBJECT)的语法化过程。

概括来说,蒙古语被动态经历了从外到内的句法演变,并且这个演变可能还在持续。从类型学的角度而言,蒙古语史上的这个变化不足为奇。

## 五 结 语

本文从句法学角度对《蒙古秘史》中的被动句进行了类型分类和句法推导,概括如下:

《蒙古秘史》中的被动句有两大类:典型被动句(A、B类)和逆境被动句(C、D类),其中B类和D类已消失。典型被动句和逆境被动句本质上的区别就是,典型被动句中,“被动关系”或“影响关系”是在内论元和V之间,而在逆境被动句中则是在施用论元和VoiceP之间。典型被动句中,这个关系直接与动词有关,体现了“直接被动性”,而在逆境被动句中,这个关系与动词“隔绝”,体现了“间接被动性”。根据《蒙古秘史》中各类型被动句的结构特征以及现代蒙古语中被动词(包括“被动型主动词”)的句法语义特点,本文提出了“蒙古语被动句经历了从外到内的句法演变,这个演变可能还在持续”这一观点。从类型学角度而言,这个变化符合语法从外到内,从上到下演变的普遍规律。

本文尝试用形式句法来分析蒙古语历时句法研究,可以说是一个新的视角和方法,有助于进一步了解中世纪蒙古语语法特点。诚然,本文属于初探性研究,蒙古语句法及相关问题的系统性研究需要更翔实的语料数据以及理论提炼。同时,诸多问题如被动态演变(形成或消失)各阶段及时期问题、被动态与其他语态(使动态、互动态、共动态、齐动态)的相互作用、各种演变的内外动因等问题尚待探究,期待更多的同行参与该领域研究。

## 参考文献

- 阿力玛. 2024. 《〈蒙古秘史〉中的“-gda(gde), -da”形态研究》,《内蒙古社会科学(蒙古文版)》第1期。
- 嘎日迪. 1987. 《中世纪蒙古语“-qda/-qde, -da/-de”形式》,《语言文学》第3期。
- 呼日乐巴特尔. 2009. 《〈蒙古秘史〉第74节中出现的“negügdejü”一词位置问题》,《内蒙古大学学报(蒙古文版)》第4期。
- 金 昱. 2019. “蒙古秘史全文检索系统”, <http://www.mnuuts.com>.
- 斯钦朝克图. 1992. 《中世蒙古语与现代蒙古语动词被动型比较》,《蒙古语文(蒙古文版)》第12期。
- 斯钦朝克图. 2011. 《论蒙古语动词语态的特点》,《民族语文》第2期。
- 斯钦朝克图. 2016. 《〈蒙古秘史〉被动语态的语用分析》,《赤峰学院学报》第11期。
- 其格其. 2023. 《从“”一词看蒙古语被动态历时演变》,《蒙古语文(蒙古文版)》第3期。
- 小沢重男. 1985. 《元朝秘史全訳》(中), 東京: 風間書房。
- 菅井三実. 1994. 《日本語における直接受け身文と間接受け身文の統一の説明》,《日本語・日本文化論集》第1卷第23-42页, 名古屋: 名古屋大学出版会。
- Bruening, B. 2012. By-phrases in passives and nominal. *Syntax* 16(1):1-41.
- Chomsky, N. 1995. *The Minimalist Progra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Claudi, U. and B. Heine. 1986. On the metaphorical base of grammar. *Studies in Language* 10(2): 297-335.
- Comrie, B. 1988. Passive and voice. In M. Shibatani (ed.), *Passive and Voice*, pp. 9-23.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Givón, T. 1971. Historical syntax and synchronic morphology: An archaeologist's field trip. *Chicago Linguistic Society* 7: 394-415.
- Harley, H. 2008. On the causative construction. In S. Miyagawa and M. Saito (eds.), *Handbook of Japanese* 118

- Linguistics*, pp. 20-53.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aspelmath, M. 1990.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passive morphology. *Studies in Language* 14(1): 25-72.
- Huang, J., A. Li and Y. Li. 2009. *The Syntax of Chines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Jackendoff, R. 1990. *Semantic Structure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Kratzer, A. 1996. Severing the external argument from its verb. In J. Rooryck and L. Zaring (eds.), *Phrase Structure and the Lexicon*, pp. 109-137. Dordrecht: Kluwer.
- Legate, J. 2003. Some interface properties of the phase. *Linguistic Inquiry* 34(3): 506-515.
- Poole, E. 2016. Deconstructing subjecthood. Unpublished manuscrip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 <http://ethanpoole.com/papers/poole-2016-subjecthood.pdf>.
- Pylkkänen, L. 2008. *Introducing Argument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Rizzi, L. 2001. Relativized minimality effects. In B. Mark and C. Collins (eds.), *The Handbook of Contemporary Syntactic Theory*, pp. 89-110. Oxford: Blackwell.
- Shibatani, M. 1985. Passives and related constructions. *Language* 61(4): 821-848.
- Shibatani, M. 1988. *Passive and Voice*. Amsterdam: Benjamins.

## **The Structure of Passive Sentences in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and the Diachronic Change of Passive Voice in Mongolian**

**Chigchi Bai**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tructure of passive sentences in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explaining their derivation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generative grammar, and discusses their implications for diachronic changes of Mongolian passive voice. Three core proposals are justified. First, two types of canonical passives and two types of adversity (noncanonical) passives are available in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Second, for canonical passives, an internal argument, which is base-generated within VP, first moves to a position higher than the agent and lower than the sentence subject, and then moves to the specifier of TP, becoming the surface subject; for adversity passives, the internal argument stays in situ, while a functional head above VP introduces an applicative argument, which moves to the specifier of TP, becoming the surface subject. Third, dative arguments in Middle Mongolian, the language of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exhibited stronger agentivity, which, however, weakened over time, leading to the fact that the passive voice system of Mongolian has undergone an inward syntactic change and the changing process is likely still ongoing.

**[Keywords]**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Mongolian passive sentence

(通信地址: 010070 呼和浩特 内蒙古财经大学)

【本文责编 普忠良】